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徐霞客遊記 後遊黃山日記

戊午（公元1618年）九月初三日 出白岳榔梅庵，至桃源橋。從小橋右下，陡甚，即舊向黃山路也。七□里，宿江村。

初四日 □五里，至湯口。五里，至湯寺，浴於湯池。扶杖望硃砂庵而登。□里，上黃泥岡。向時雲裡諸峰，漸漸透出，亦漸漸落吾杖底。轉入石門，越天都之齋而下，則天都、蓮花二頂，俱秀出天半，路旁一岐東上，乃昔所未至者，遂前趨直上，幾達天都側。復北上，行石罅中。石峰片片夾起；路宛轉石間，塞者鑿之，陡者級之，斷者架木通之，懸者植梯接之。下瞰峭壑陰森，楓松相間，五色紛披，燦若圖繡。因念黃山當生平奇覽，而有奇若此，前未一探，茲遊快且愧矣！

時夫僕俱阻險行後，余亦停弗上；乃一路奇景，不覺引余獨往。既登峰頭，一庵翼然，為文殊院，亦余昔年欲登未登者。左天都，右蓮花，背倚玉屏風，兩峰秀色，俱可手攀。四顧奇峰錯列，眾壑縱橫，直黃山絕勝處！非再至，焉知其奇若此？遇遊僧澄源至，興甚勇。時已過午，奴輩適至。立庵前，指點兩峰。庵僧謂：「天都雖近而無路，蓮花可登而路遙。只宜近盼天都，明日登蓮頂。」余不從，決意遊天都。挾澄源、奴子仍下峽路。至天都側，從流石蛇行而上。攀草牽棘，石塊叢起則歷漚A石崖側則則援崖。每至手足無可著處，澄源必先登垂接。每念上既如此，下何以堪？終亦不顧。歷險數次，遂達峰頂。惟一石頂壁起猶數□丈，澄源尋視其側，得級，挾予以登。萬峰無不下伏，獨蓮花與抗耳。時濃霧半作半止，第一陣至，則對面不見。眺蓮花諸峰，多在霧中。獨上天都，予至其前，則霧徙於後；予越其右，則霧出於左。其松猶有曲挺縱橫者；柏雖大於如臂，無不平貼石上、如苔蘚然。山高風巨，霧氣去來無定。下盼諸峰，時出為碧嶠，時沒為銀海；再眺山下，則日光晶晶，別一區宇也。日漸暮，遂前其足，手向後據地，坐而下脫。至險絕處，澄源並肩手相接。度險，下至山坳，暝色已。復從峽度棧以上，止文殊院。

初五日 平明，從天都峰坳中北下二里，石壁呀然。其下蓮花洞正與前坑石筍對峙，一塢幽然。別澄源，下山至前岐路側，向蓮花峰而趨。一路沿危壁西行，凡再降升，將下百步雲梯，有路可直躋蓮花峰。既陟而磴絕，疑而復下。隔峰一僧高呼曰：「此正蓮花道也！」乃從石坡側度石隙。徑小而峻，峰頂皆巨石鼎峙，中空如室。從其中疊級直上，級窮洞轉，屈曲奇詭，如下上樓閣中，忘其峻出天表也。一里得茅廬，倚石罅中。徘徊欲開，則前呼道之僧至矣，僧號凌虛，結茅於此者，遂與把臂陟頂。頂上一石，懸隔二丈，僧取梯以度。其巔廓然，四望空碧，即天都亦俯首矣。蓋是峰居黃山之中，獨出諸峰上，四面巖壁環聳，遇朝陽霽色，鮮映層發，令人狂叫欲舞。

久之，返茅庵，凌虛出粥相餉，啜一盂，乃下。至岐路側，過大悲頂，上天門。三里，至煉丹台。循台嘴而下，觀玉屏風、三海門諸峰，悉從深塢中壁立起。其丹台一岡中垂，頗無奇峻，惟瞰翠微之背，塢中峰巒錯聳，上下週映，非此不盡瞻眺之奇耳。還過平天砦，下後海，入智空庵，別焉。裡，下獅子林，趨石筍砦，至向年所登尖峰上。倚松而坐，瞰塢中峰石回攢，藻績滿眼，始覺匡廬、石門，或具一體，或缺一面，不若此之閱博富麗也！久之，上接引崖，下眺塢中，陰陰覺有異。復至岡上尖峰側，踐流石，援棘草，隨坑而下，愈下愈深，諸峰自相掩蔽，不能一目盡也。日暮，返獅子林。

初六日 別霞光，從山坑向丞相原下七里，至白沙嶺，霞光復至。因余欲觀牌樓石，恐白沙庵無指者，追來為導。遂同上嶺，指嶺右隔坡，有石叢立，下分上並，即牌樓石也。余欲逾坑溯澗，直造其下。僧謂：「棘迷路絕，必不能行。若從坑直下丞相原，不必復上此嶺；若欲從仙燈而往，不若即由此嶺東向。」余從之，循嶺脊行。嶺橫互天都、蓮花之北，狹甚，旁不容足，南北皆崇峰夾映。嶺盡北下，仰瞻右峰羅漢石，圓頭禿頂，儼然二僧也。下至坑中，逾澗以上，共四里，登仙燈洞。洞南向，正對天都之陰。僧架閣連板於外，而內猶穹然，天趣未盡刊也。復南下三里，過丞相原，山間一來地耳。其庵頗整，四顧無奇，竟不入。復南向循山腰行，五里，漸下。澗中泉聲沸然，從石間九級下瀉，每級一下有潭淵碧，所謂九龍潭也。黃山無懸流飛瀑，惟此耳。又下五里，過苦竹灘，轉循太平縣路，向東北行。